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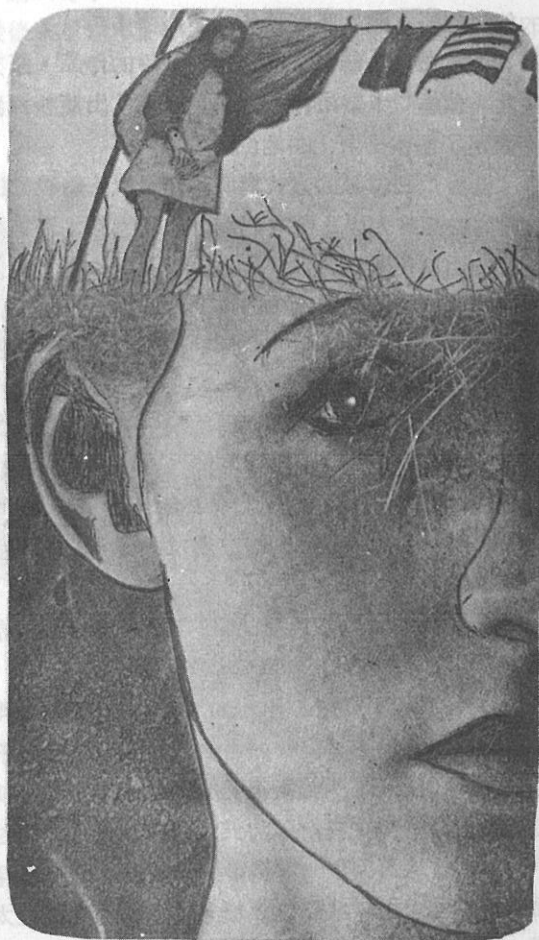
熟期的代表作之一。這本書裏，赫塞更顯示對“道”的無止追尋；書中描寫著主角，在一次穿越時空的“卡夫卡”式經驗中，找到了他所追求的永恆精神領域。

「玻璃球戲」是在晚年所發表，批判現代文明的巔峰巨著。前後共費時十年。這也是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但目前在台灣尚無譯本。文中赫塞把自然與精神對立，是一部很難懂的小說。描寫一件離我們二、三百年以後的事，其主旨在此：人類在創造的時代中，所有的精神價值，被玻璃球戲玩弄得如同風琴師演奏風琴一樣；若以琴鍵與踏板的按捺意寓這整個精神的宇宙，風琴師可以奏出全部精神世界的內容，那會有意想不到的完美。

二次大戰結束後，瑞典學院鑑於這本書所表現的：「對文學的貢獻，更基於德國作家反納粹的堅定立場」，把諾貝爾文學獎的榮譽頒贈給他。此後，他就一直過著閒適安逸的生活。

1962年八月九日，這位終身貫徹人道主義的作家，因腦溢血於睡夢中逝世，享年八十五歲。葬於魯加諾湖畔聖阿邦第歐教堂墓地。

生與死本是人生之始末，我們也用死來做文章的結尾。筆者望著桌上那堆雜亂的稿紙，和赫塞的十本書，彷彿再一次聽到他奏出那最後的旋律：「G調與A調，E調與D調」，您聽得出來嗎？



鄉愁及其愛的故事

—草京君—

“我的人生有何意義？為什麼要讓我嚐到那麼多的喜悅和痛苦？我懷著無限的憧憬去尋求美和真實，為什麼如今仍只落個飢餓的下場？為什麼我會為了意中人，

流下男人不易輕彈的眼淚，嚐盡了 love 的苦痛？又為什麼至今仍會為那段可憐的戀情，流下屈辱之淚？神一祢既已決定我孤獨的命運，為何又在我的心田放進鄉愁

的熊熊烈焰？啊！多麼矛盾、矛盾哪！”

“鄉愁”是赫曼·赫塞 27 歲時的作品，原文是以主角“佩達·卡蒙沁德”之名為書名。出版後深獲好評，奠定了他在文壇上的地位。

全書以回憶錄的方式寫成。作者以悠悠哀愁的筆觸，豐富的想像力以及帶有悲劇色彩的情感，來描繪童年生長的山城尼密康村，其風土人情及離鄉背景負笈求學的經過。文內流露著真摯的友情和愛情，不但文情並茂辭藻優美而且讀後會令人深陷往事的漩渦中，久久不能自己……

如今，如果我們站在一個純醫學的，心理的立場理智評論這本書，我們將驚異地發現書中那些令人心碎的“love-story”，它們竟是種近乎病態的「單戀」。主角佩達·卡蒙沁德的悲嘆與雀躍，全然是無病呻吟自我作踐的夢囈……

讓我們一段一段來“欣賞”卡蒙沁德“愛的故事”吧！

“十七歲時，我愛上一個律師的女兒，她長得很美。她名叫麗琪·吉達那。”“我每天去吃飯時幾乎都可碰到麗琪小姐。”“每當夜晚耽於沈思時，她的倩影便浮現眼前。那時，有一股甜美的震顫在我那幼稚的胸懷中馳騁，但隨那襲來一層陰影，驅散這片刻的喜悅，反而陷於痛苦之中。我突然醒悟，她和我之間距離太過遙遠，她不認識我，也不會對我留意，我只是恣意在腦海裏描繪她的倩影。”“為了她，我的確做了許多事情。學校剛好放幾天假，我回家渡假。一回到家裏，每天拼命想法子耗費體力，其動機全是為了麗琪。爬山時特意挑選最為險峻的路徑；划舟時猛駛急衝，在驚人的短時間內駛完長距離。這些毫無由來的行徑，也全是因麗琪·吉達那。”“休假結束的前一天，我想起該為我所愛的人獻上花。”於是卡蒙沁德便懷著英雄赴戰場般神聖的心情，攀登陡峭絕壁摘下應是那一年最後的一叢石南花。“然後動身到麗琪所住的鎮上去，胸口不禁嘖嘖跳動。”卡蒙沁德並未把石南花當面的獻給麗琪，他只不過趁著她家門敞開時偷溜進去，把花放在寬敞堂皇的

樓階上。“麗琪究竟曾看到我的造訪？我也搞不清楚。

這是主角的初戀，以後的一切“愛的故事”雖也因時、地、人、物之不同而發展各異，但結構卻一直無法脫出「第一次典型」的軀殼。作者自道“這次初戀沒有休止符，直到以後的青春期的，這個沒結果的初戀，還留著悄無聲息的迴響，後來我每次戀愛時，多少都受她的影響。”

其後幾次“失戀”，筆者不再詳細敘述，只簡單介紹如下：

第二次經友人介紹認識女畫家葉密妮·亞蕾蒂，卡蒙沁德只在幾次當地藝術家的聚會上與她交談過。但是“那時的我，已經到了經常思索以什麼方式向她傾訴衷懷，如何向她求愛的時刻。”

有一次在“她們那一伙藝術家舉辦一次小慶祝會”上，卡蒙沁德同她泛舟於平靜淒迷的湖面。他原打算向葉密妮傾吐久鬱胸懷的情意，但卻佯裝要聽葉密妮的“有關戀愛的經驗談”。

葉說：“我曾愛著一個人，我想大概沒有人會像我愛的那樣深，那樣熱烈。那個人已和另一個女人結婚，但仍同樣深愛著我。我們經常互通款曲，偶爾也見見面，但不知道我們何時才能在一起……。”

卡蒙沁德聽了「頓時像遭受了電擊一般，神思恍惚的把舟子划向岸邊。木然地向似乎有點慌張失措的葉密妮道別，茫茫然毫無目的的走著，經過了三天的流浪，心靈的創傷大部分平復之後，才回到城裏。」

“回到城裏後，最初幾天我總像逃避瘟疫似的避開和葉密妮碰面。但這種情形維持地並不太長。以後，每當她對我注視或跟我交談時，悲傷之念不由湧上心頭。”

在他與葉莉莎蓓共處的那段時光裡，他從未表露情意就像：在藝術館見了她，卡蒙沁德只是悄悄地坐在角落裏，偷偷地注視著她。當時，作者寫道：“這種沈默的愛情是世界上最崇高、最幸福的。”而在不久之後的另一次聚會裏，葉莉莎蓓告訴卡蒙沁德她訂婚了，並且

將未婚夫介紹給他，卡蒙沁德只祝福他們。“整個晚上笑容始終不曾消逝”，但是“分手之後，我也沒上酒館也沒跑進森林中，只是躺在自己的床上，像小孩子那樣的號啕大哭。”然後收拾行李回家去。

最後一回愛的故事他愛慕的對象是個三十四歲的寡婦—娜麗妮。卡蒙沁德是她的房客。“我們經常在彩霞滿天的黃昏，帶著小橈子到外邊坐著，附近的鄰居、小孩子、小貓等，也加入我們的談話圈。”“這種牧歌式的生活也潛進某種危險的糾葛。我發覺娜麗妮的心裏似乎燃燒著與我結合的冀望，希望我永遠居留於此。”但卡蒙沁德卻又離開她。

以上是摘自書中的簡略內容，但我們卻可清楚看出，卡蒙沁德的所謂「戀愛」只不過是一種“一廂情願”的“單思”。

就如：當主角冒著生命危險採拮巖崖上的石南花時，麗琪並不曉得他；主角匆匆地將舟子靠岸掉頭離去時，葉密妮尚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當主角懷著悲痛的心情，收拾行李，待天亮後返回故鄉時，葉莉莎蓓尚與未婚夫沉緬於愛的天地裏。

而作者卻憤憤不平的寫道：“我常懷疑，女人似乎有一種殘酷的心理，以做弄鍾愛自己的男人陷入絕望的痛苦而引為快樂。”這不更充分證明卡蒙沁德病態的情感嗎？

最後一段愛的故事恰與前三段相反。卡蒙沁德自以為為娜麗妮愛他，所以“不得不趕緊打道回國”。他原以為娜麗妮會傷心欲碎的挽留他，但是“她的反應，倒是與我所預料的正好相反。”卡蒙沁德根本未明瞭這又是另一齣“一廂情願式”的悲劇，而自我解釋道：“總之，她甘心接受既定的命運，並沒對我提出補償她失望的要求。”

因「單戀」而自以為「失戀」者，在我們生活圈內並不罕見；就是在象牙寶塔—中山裡亦不乏前例。讀者在初讀此書時，對主角卡蒙沁德的際遇和打擊，難免會同情不已。但只要我們灑去那淡淡傷感的文字表面接受悲劇故事發生的正真原因時，我們能不引「卡蒙沁德的

覆轍」為戒嗎？

最後，請您牢記：「戀愛是行動的而非理論的」。



溪畔夜語

—兼談湖畔之夢

—西星卒—